

# 毒 毒 *Toxique*

Journal de Françoise Sagan

Illustrations de Bernard Buffet

[法] 弗朗索瓦丝·萨冈 著

[法] 贝尔纳·布斐 绘 王加译

人民文学出版社





Toxique

Journal de Françoise Sagan

Illustrations de Bernard Buffet

著作权合同登记 图字 01 - 2010 - 5293

图书在版编目 (CIP) 数据

毒 / (法) 萨冈著; (法) 布斐绘; 王加译. - 北京: 人民文学出版社, 2010  
ISBN 978-7-02-008265-0

I . ① 毒 … II . ① 萨 … ② 布 … ③ 王 … III . ① 日记 — 作品集 — 法国 - 现代 IV . I565.65  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(2010) 第 167458 号

**Toxique**

Françoise SAGAN

Illustrations de Bernard BUFFET

© Editions Stock, 2009. The first edition of this work was published in 1964 by  
Editions Julliard.

The simplified Chinese version is arranged by Garance SUN.

特约策划：何家炜

责任编辑：黄凌霞

装帧设计：张志全

**毒**

[法] 弗朗索瓦丝 · 萨冈 著

[法] 贝尔纳 · 布斐 绘

王加 译

人民文学出版社

[www.rw-cn.com](http://www.rw-cn.com)

北京市朝内大街 166 号 邮编：100705

宁波市大港印务有限公司印制 新华书店经销

字数 10 千字 开本 889 × 1194 毫米 1/32 印张 2.5 插页 2

2010 年 10 月北京第 1 版 2010 年 10 月第 1 次印刷

印数 1 - 10000

ISBN 978-7-02-008265-0

定价：24.00 元

TOXIQUE

一九五七年的夏天，一场车祸从天而降。在遭遇车祸后的三个月里，我沦为病魔的祭品。疼痛将我折磨得如此不堪，以至于医生每天必须给我注射吗啡的衍生物——一种名为“875”的镇痛剂（右吗拉胺）。三个月的疗程下来，我不由得染上了药瘾，因此只得又在一所特殊的医院待上一阵。就在这段短暂的住院期间，我写下了这部日记，并在日后的一天，再次翻开尘封的它。

En été 57, c'est un

accident de nature je ne  
sais pas le plus  
durant trois mois effectué de  
deux en deux et dix-sept jours  
long d'un m ~~metre~~  
<sup>quarante centimètres</sup> tout au secondaire à la  
surface ~~à~~ <sup>6"</sup> 875<sup>9</sup>  
(Péligoux). Au bout de trois mois  
je suis arrivé à l'origine  
pour que je devais une  
longue période d'attente.  
Ce fut un peu de <sup>mais</sup> ~~moins~~ un  
ans ~~et~~ dix-sept mois  
jusqu'à ce que je  
sois à nouveau



# Dimanche

星期日

住院第二天。澄净蔚蓝的天空，随风轻摇的杨树，却没有使我产生置身乡野的印象。

可怕的夜。



Nuit Terrible

黎明时分。

我下楼寻找护士小姐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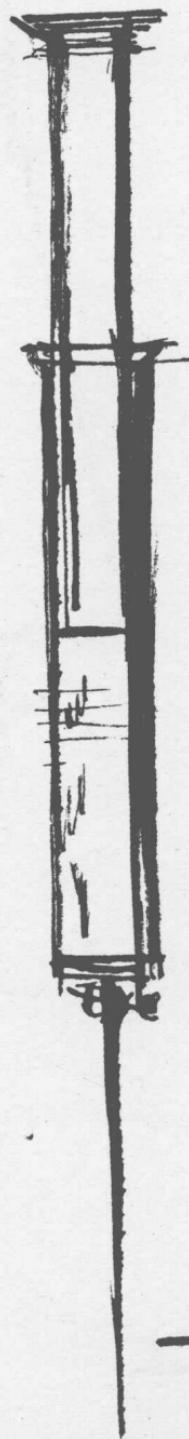
颓然瘫坐在楼梯的台阶上，我一遍又一遍地央求着护士小姐，语气和声音要是在六小时前的自己听来，一定十分可笑……和她一起返回楼上的途中，我实实在在地体验到了衰弱沮丧的感觉。

终于，护士小姐终于征得护士长的同意（太好了），给我打了一针（镇痛剂）。但我再也不想这样被折磨下去了。痛苦蚕食着我。并让我深感恐惧。

Et me fait



Pew -  
v9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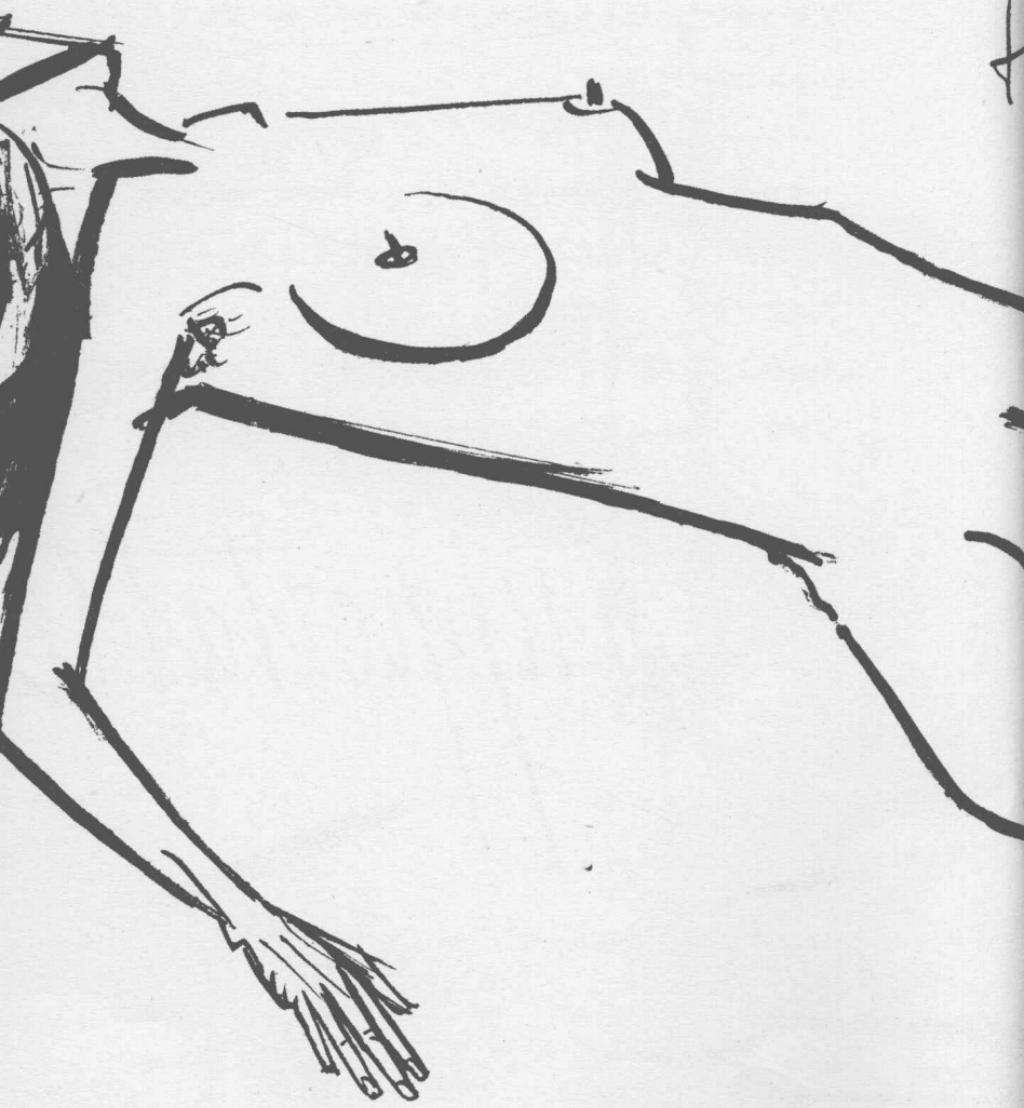
此为试读, 需要完整PDF请访问: [www.ertongbook.com](http://www.ertongbook.com)

不过，上午过得倒还算轻松。泡澡的时候，瞧着自己晒得黝黑的扁平身躯，我的精神倒是微微振作了一些。“别怕，我是为了那些浪漫的沙滩、迷人的身躯和精致的绸缎衣服才到这儿来的……”我这样安慰自己。出浴后，我在露台上和莫雷尔医生聊起天来。这时，一位神情举止都显怪异的棕发女士向我们走来，她反反复复地向莫雷尔医生提同一个请求。

交谈中，我了解到她叫伊丽莎白，是一名精神分裂症患者。尽管我始终斟字酌句，唯恐在言语上刺激到她，但这场三人对话还是让我兴致盎然。我们越聊越投机，后来甚至一起玩起了桌球。一位名叫让的先生从我们身边经过，他是个弱智患者，来自一个大家族。从某种意义上说，这里的一切已经变得有些可以忍受。

Supportable





Lundi

passé Hier 13

星期一

已经连续十三小时没有用药了。

Heures

sans Ampoule.

这对我来说，可真是个大事件。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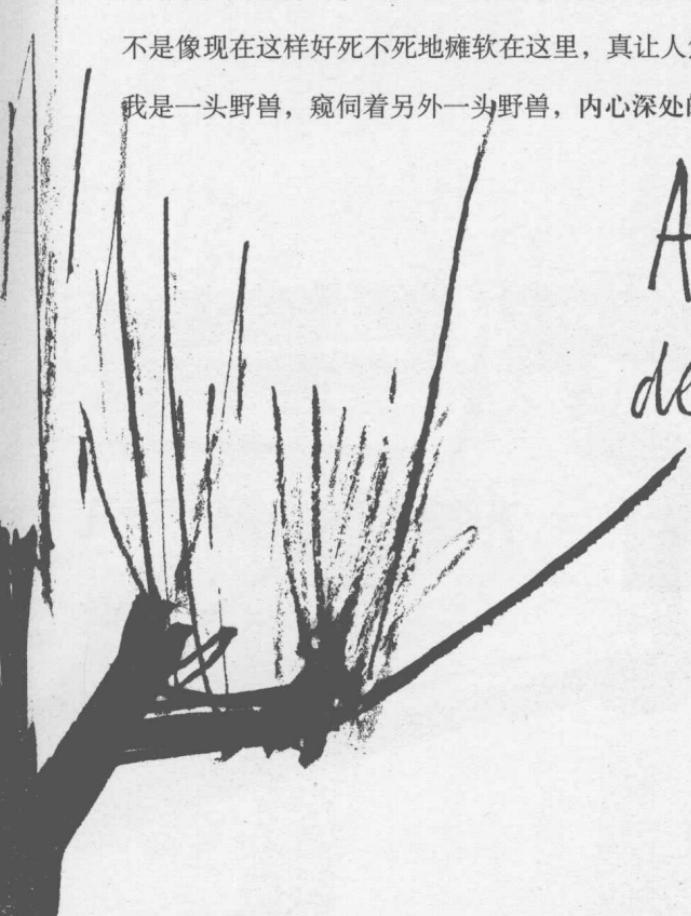
# Après Midi Tranquille,

宁静的中午已过去，

还有整个诗意的上午。我躺在一片草地上，呼吸着温热青草散发出的芬芳。有点遗憾此时自己并没有真的被毒品麻醉：此情此景令我揪心地想起了童年时光。被太阳晒蔫儿的草，蚂蚁，仰头看到的树……被这股气息萦绕着、包裹着，童年恍若就在昨天。这样的回忆，该不会被打上俗套的标签吧？

正如人们常爱描述的那样，心跳得如同打鼓一般。我不想隐藏自己的真实感受，仍然尝试着无谓的坚持。可只要心念一闪，那种感觉就又开始了。要想得到救赎，唯一的办法是撑到真正痛苦难耐的那一刻，而不是像现在这样好死不死地瘫软在这里，真让人焦躁。我窥伺着自己：我是一头野兽，窥伺着另外一头野兽，内心深处的野兽。

Au Fond  
de Moi.



从草地往回走的路上，我听到很多人恸哭的声音。哭声总是令人悲伤，此刻也不例外。

也许是一个很年轻的人离开尘世了吧，也许是对他这个世界厌倦了，才无情地选择离去。当我循着哭声，紧贴着那扇被哀伤笼罩的窗棂经过，并证实了自己的判断无误后，便立即加快脚步，仓惶逃离。我在院子里绕了一圈，终于找到了办公室。刚进门厅，我就听到另一阵哭声从走廊那边传来。显然，哭声没有妨碍到任何人，两名医生和两名护士依旧在谈笑风生。他们轻描淡写地说，那不算什么。

